



花香人生

王秀兰

一到春天，祖母便开始忙碌起来。她砍来许多粗树枝，在房前屋畔，架起几个花架，又弄来许多瓶瓶罐罐、破桶烂盆，放在花架上，里面放上早已准备好的草粪土，然后种下许多花籽。她施肥浇水，悉心培护。我也跟屁虫似的，跟在祖母身后有样学样地忙活着……

花儿不负期望，苗壮成长。待到三四月份，各种花儿竞相绽放，把我家的宅院装扮得温馨雅致、五彩斑斓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月季是花中皇后，是祖母花盆里一年四季都不会少的花。红白粉黄，色彩繁多。“一番花信一番新，半属东风半属尘。惟有此花开不厌，一年长占四时春。”这首出自明代张新的诗夸的就是月季。后来读了杨万里的《腊前月季》：“只道花无十日红，此花无日不春风。一尖已剥胭脂笔，四破犹包翡翠茸。”才真正理解祖母对月季情有独钟的原因，她不仅给寒酸的庭院种下四季春风，也在心中种下生活的希望。

指甲草也是祖母花盆里的常客。指甲草又名“凤仙草、指甲花、凤仙花”等，是凤仙花科凤仙花属植物。可我当时只知道这座大山，仰望它，慢慢爬上去。他涂抹了像座山的一个“1”字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钟二毛，原名钟润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）

指甲草的作用大着呢！每当我跌倒、碰伤时，祖母就摘些指甲花揉出汁液，给我涂抹到淤青处。果不其然，用不了两天，我的伤处就自然痊愈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祖母花盆里种出来的都是爱啊！

牵牛花原本是被祖母种在花盆上深桶里的，可它们不愿屈居于此，竟然在花盆下面，篱笆旁边，适宜生长的松软泥土里自立门户。那一簇簇枝繁叶茂的牵牛花，春风一吹，便吹着小喇叭开始广播了。我欢天喜地把脸凑上去，吸着鼻子嗅它的香味，还时不时朝它紫红色喇叭上吹几口气，发出“呼呼”的哨音。祖母在一旁看着我，脸上带着慈爱的笑……

宋人陈宗远有诗句：“绿蔓如藤不用栽，淡青花绕竹篱开。披衣向晓还堪爱，忽见蜻蜓带露来。”原来这也是一种像祖母一样非常勤劳、顽强不屈的生命花！

祖母花盆里花品很多，自然也少不了雏菊、太阳花等小可爱。它们喜欢湿润、凉爽、肥沃的环境，所以需要祖母规律性地给它们加点肥料、浇足水分，它们才能一展芳容。

祖母爱花，更爱我这个大孙女，她变着花样把我喂饱喂肥，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，领着我静观花儿发芽、展叶、露苞，最后灿出霞光。每当我家庭院里花香阵阵、沁人心脾时，我的心中便多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春天。

如今祖母已离开我们二十多个年头，在我记忆深处，她种花时的忙碌身影依旧清晰，祖母不仅让自己的人生花香四溢，还让我一生心香成瓣、如沐春风。

作家写作家

写小说的钟二毛

叶耳



钟二毛。 通讯员 摄

钟二毛在写小说前不叫钟二毛，他叫钟润生。你很难想象，钟润生的文学荷尔蒙还没有完全从身体里散发出来时，竟然是一名警察。

钟二毛在深圳做警察，这么好的工作，钟润生却在三年后，决定告别警察生活，有意思的是，他这次成为了一名报社记者。

我与钟二毛的相遇，就是他在《深圳晚报》做记者的时候。那次，他去关外采访，在南头关，我和王十月坐上了他的吉普车。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，他戴着一顶有五角星的帽子，身上的T恤也印着一个大大的五角星，裤子是有点破洞的牛仔褲，他一边开车，一边跟我

说，我也是湖南的。他车上播放着《花房姑娘》，那时，他给我的整个感觉，这是一个有着文艺范儿的摇滚青年。

钟二毛本身就是小说。当下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如果写小说的人聚在一起基本上都不会谈论小说，也不会聊起作家。而是尽量抛开文学，只聊其他。但我跟钟二毛在一起，恰好相反，我们见面，就是为了相互交流小说创作。

我也不怕麻烦，好几次都是转几条线，坐地铁去他的工作室喝茶、聊文学。然后，他会在饭点时，请我到附近的湘菜馆点两三个菜，就着两支啤酒吃起来。然后一边喝酒，一边还围绕着文学的话题继续延伸。他也会偶尔路过我租住的地方，办完事后，约我出门，然后请我喝一杯奶茶。趁机又聊起了我们的文学，或者是分享他刚完成的小说，或者是他发表在哪个刊物的一篇小说。

他的小说集《潮水集》里收录的小说《回家种田》《死鬼的微笑》《未来包子铺》等，都是我在乘坐地铁去往他的工作室，或者返回时读完的。有的小说，我会在读完后忍不住会心一笑。《潮水集》里的插画也是没有语言的留白小说，十一幅插画，像十一首隐喻的诗。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给我写了十个字：与文学同行，与孤独相守。我知道，他这是在与我共勉，选择了文学，就意味着选择了孤独。耐得住寂寞与孤独的人才能成为更好的作家。

《潮水集》是一部聚焦深圳生活的另类群体生存镜像。他们都来自钟二毛笔下的故乡“月拢沙”。作家薛忆沩对钟二毛这部《潮水集》的评价是：“钟二毛的小说在气质上既幽默又忧郁，在形式上有精巧的变化与明快的

节奏，在内容上触到了时代的软肋和隐痛。这些表面残酷、冷峻的底层故事，暗藏着作者无尽的温情与关怀。”他说出了我想表达的意思，我认为这部小说里，钟二毛在文字里还暗藏着一种乡下人的无尽温柔。

要跟一个作家成为朋友，读他的作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。

钟二毛讲故事的能力很出色。他构思好了才开始写，一气呵成，一两天就完成了。从他的小说频繁在《当代》《民族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等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来看，他写小说的确是走对了路。他编辑导演的电影作品《死鬼的微笑》还获得了第六十届美国罗切斯特国际电影节电影奖。

钟二毛的小说都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思考，他在他虚构的维度与空间里直面残酷且真实的人生。

《晚安》故事并不复杂，就是写一个母亲患了绝症后想在临终时选择安乐死的故事。也许是当过警察的缘故吧，钟二毛的小说里都会出现警察，同样，这篇小说中的“我”，就是一名刑警。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，渴求安乐死的母亲，在吞下药丸后又反悔了，母亲那一刻应该还有未了的心事突然闪现，我和弟弟赶紧把母亲送到医院抢救。母亲最终还是走了，但走得很完美。这个小说看似是在讲述母亲的故事，真正讲故事的人却是母亲。

钟二毛兄在《晚安》一书的扉页给我签名写了一句话：叶耳兄，文学这座大山，仰望它，慢慢爬上去。他涂抹了像座山的一个“1”字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钟二毛，原名钟润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）

那山那水那抹红

余红



文艺家在湘西采风。

作者供图

光仿佛在这里停留，已是寒冬，所见却是满目嫣红。

我们穿过一片古枫林，来到一处木质结构的大坪前，地上落满了金黄透红的枫叶，形状很美，脚踩上去实在不忍。

有人起劲喊“来一个”，只见一群村民围了上来，坪前一张长长的桌上已摆好文房四宝，书法家们不由激情飞扬，泼墨挥毫；摄影家们不停地抓拍，大家围炉煮茶或烤糍粑，加上嘹亮的山歌，瞬间笑闹声差点没把岩脚古寨给抬起来。

还没缓过神来，我们已穿越在老司城。立于“万马归朝”的观景台时，一行人飘飘欲仙。转眼又到了双凤村——中国土家第一村，黛瓦盖顶的老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内，路边红豆杉等珍稀保护树木随处可见。赶到芙蓉镇时已是傍晚时分，行走在飞檐翘角的街道上，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。

回到现实已是第二天的清晨，车在前往古丈县的路上。古丈县素有茶叶之乡的美称。我们到达茶叶博物馆时，已有人群在等候我们，走在前面的是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男子，他戴副眼镜，一看就是实干家，风

尘仆仆，裤腿上还沾了些泥草，原是从茶园基地过来。湘西州文联主席向午平介绍后，我们才得知，这位笑容憨厚的中年人是古丈县县长陈建新。一旁的是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，牛角山茶厂的创始人，在家排行第三，村民都叫他龙三哥。

许是沾了地势的灵气，龙三哥走路呼啸生风。陈县长打趣说龙三哥是一身龙胆，一生担当。爽朗的笑声中，龙三哥和我们聊开了，说这些年多亏政府支持与助力，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，把生态茶业和苗族文化旅游结合起来，使当地村民人均收入，由以前不足千元增加到如今的上万元。说起如今的生活，龙三哥一脸自豪：万亩茶园，亿元村，年年有分红。

陈县长说，牛角山村的实践证明产业兴村、文化活村、旅游富村、经济强村的思路是对头的。这些年，古丈县一直在围绕大山做文章，成立村办企业，实施茶叶开发、畜禽养殖、苗寨旅游等项目。

在湘西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，山水相依，每处风景都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，每片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传说。



不觉，车已行驶在迁清公路，窗外豁然开阔，远处巍巍黔山如一幅苍茫的壁画悬挂在空中，大气磅礴中透着丝丝灵动与秀丽。这次随省文联“三百工程”文艺家创作团走访湘西，感受又不一樣。一路穿行于“酉水百里画廊”中，山还没看够，车已到达渡口。

下得车来，一条碧波荡漾的河流映入眼帘，此河便是酉水河。我们顺着梯级往泊船口走去，水涛微酣，鸟虫私语，队友们掏出手机不停地拍照。对岸是当地人称之为土家圣地的保靖县碗米坡镇沙湾村。船才泊岸，几位身穿土家族传统服饰的村民迎了上来，走在前面的是一位皮肤黝黑的老爹，还没近前，便径直伸出双手来和我们握手。

老爹前面引路。沙湾村是个典型的土家寨子，首八峒八部大王庙遗址就坐落在这里，2019年还入列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

我们在沙湾的“十二月神”广场转了几圈后，老爹要带我们去他的藏品。在一处庭院左侧，有一栋近百平方米的土家族民俗物品陈列馆。这些陈列的藏品，大到织布机，小到取火铗，每件藏品都在向来访客诉说着厚重的土家文化。

出门，传来一阵浓郁的土家歌声，只见一位头戴土家族帽子的大娘正在坪前用歌声来欢迎我们。再看老爹手中已握着一对铜铃，做足了架势，霍霍几下，便龙腾虎跃似的跳起舞来。一行人深受感染，跟随着老爹一起跳起了铜铃舞。铜铃舞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在土家人节庆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一时间载歌载舞好不热闹！

以为沙湾村就是世外桃源了，待我们坐车绕上白云村岩脚古寨时，才知道云深不知处。岩脚古寨就像是挂在云端的村庄，时

滩头年画

胡小平

女儿回老家过年，决定绕道而行，去滩头买些年画，增添过年的气氛。我一听立即赞成。滩头年画早已名声在外，我作为一个隆回人，很多年没去一睹风采，真是惭愧。

女儿前年慕名去过滩头。她说滩头是个古镇，离隆回县城只有20公里，年画、香粉纸和色纸号称滩头三绝。年画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美的画面而闻名国内外，香粉纸则以其浓郁的香味和独特的制作方法而备受赞赏，色纸则以其明亮的色彩而吸引人。

一进街道，年味就浓了，卖年货的、买年货的，人来人往、人山人海，而年味最浓的就数那门上张贴着的各式各样的年画。这年画仿佛就是一个引路人，引导着我们在街上走走停停，流连忘返。女儿说滩头木版年画入选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以神像、戏文故事等为主要题材，色彩艳丽、造型个性化、工艺独到，鲁迅先生就在他的作品中描绘了滩头年画《老鼠娶亲》的场景。

跟着女儿走进了一条小巷，来到了一栋青砖木窗、古色古香的房子跟前。只见门楣上挂着“福美祥”的匾牌，门柱上挂着“传承文化遗产宝库添异彩；弘扬民族精粹艺苑更辉煌”的对联。

跨进门槛，眼前豁然开朗，顶上悬着的各式古灯，墙上挂着的各色图画，厅中摆着的桌案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这边一个人在细细品味，那边三四个人在指指点点，前头有人在问这问那，后头还有人在讨价还价。

一个中年女人边打着手势跟人说话，边从里边朝我们迎了出来。女儿说她就是尹冬香，是“福美祥”的主人，也是滩头年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。她指了指大厅，又指了指里边，说这是仿古新砌的，是展厅，里边是老屋，是作坊。

尹冬香带我们进了里屋的小展厅。她指着墙上或架上，一一介绍。接着她又领着我们上了楼，看她的作坊。她说滩头年画最核心的秘密就在墨的配方上。她指给我们看正在调试笔墨的穿红棉袄的女子，说那就是她女儿，现在这秘密还只传授给了她。

“红棉袄”告诉我，所有年画人物的身子均为木板套印，唯独脸部为手工绘制，这赋予了滩头年画独有的灵性，也是其工艺的独特之处。每一幅滩头年画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或典故，但又绝不生搬硬套，而是巧妙地再构思、再创造，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活力。

尹冬香说滩头年画已流传上千年，它的制作，说难不难，说简单又不简单。从造纸、雕版、颜料到印刷有20多道工序都在同一地方完成，从一张纸到一张年画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别看这小小的年画，却无论是造纸还是雕版，都倾注了匠人们千百年来的心血，每一次的改进，每一代的传承，都让这无价的传统艺术更加贴近生活，更加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，也给这一方百姓带来了不尽的财富和欢乐。

是啊，年画，作为一种民间的新年祝福，充满了喜庆之意，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、农事丰收、家宅安泰、人畜平安等祈福迎财、驱灾避邪的美好愿望，被赋予了惩恶扬善、尊崇忠良、赞美勇武的社会主题，作为一种古老而深沉的年俗文化，经历千年的风雨绵延至今，成为了一种别具一格且更具特色的存在。

“红棉袄”在描画老鼠的胡须。她边画边说：明天还有人来买，年后还有一批货要交，得准备着。

跨出“福美祥”的门槛，我回望了一眼展厅，看着手上的年画，心想有了这年画，今年的年味更浓了。

